DS
735
A2K86
v.36

三

廿二史言行略卷四十一

長洲過元㪍輯

治軍門

嚴武備

周亞夫爲河內守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爲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爲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

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旣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眞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史記絳侯周勃世家

寇恂拜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光武北征燕代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養馬二千匹收租四百萬斛轉以給軍後漢書寇恂傳

郝廷玉事李光弼以戰功累授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光弼薨代宗用爲神策將軍僕固懷恩誘吐蕃迴紇入犯京畿廷玉屯於渭橋西窯底觀軍容使魚朝恩以廷玉善陣欲觀其教閱廷玉乃於營內列部伍鳴鼓角而出分而爲陣箕張翼舒乍離乍合坐作進退其衆如一朝恩歎曰我在兵間十餘年始見郝將軍之訓練耳治戎若此豈有前敵耶廷玉悽然謝曰此非末校所長臨淮王之遺法也太尉善御軍賞罰當功過每校旗之日軍士小不如令必斬之以徇由是人皆自効而赴蹈馳突有心破膽裂者太尉薨變已來無復校旗之事此不足軍容見賞 舊唐書郝廷玉傳

裴度授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蔡州刺史充彰義軍節度申光蔡觀察等使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討淮西度赴淮西時諸道兵皆有中使監陣進退不由主將戰勝則先使獻捷偶衂則凌挫百端度至行營並奏去之兵柄專制之於將衆皆喜悅軍法嚴肅號令畫一以是出戰皆捷擒吳元濟

舊唐書裴度傳

孫沔知秦州時儂智高反沔爲湖南江西路安撫使加廣南東西路安撫使沔請益發騎兵且增選偏裨二十八人求武庫精甲五千參知政事梁適折之曰毋張皇沔曰前日惟亾備故至此今指期滅賊非可以徼幸勝乃欲示鎮靜耶夫實備

不至而貌爲鎮靜危亾之道也居二日促行才與兵七百沔憂賊渡嶺而北乃檄湖南北曰大兵且至其繕治營壘多具宴犒賊疑不敢北侵會遣狄青爲宣撫使沔與青會青與智高遇戰歸仁鋪智高敗走青還沔留治後事遷給事中及還帝問勞解御帶賜之宋史孫沔傳

王禹偁知滁州移揚州知黃州濮州盜夜入城略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禹偁聞而奏疏略曰伏以體國經野王者保邦之制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自五季亂離各據城壘豆分瓜剖七十餘年太祖太宗削平僭僞天下一家當時議者乃令江淮諸郡毀城隍收兵甲徹武備者二十餘年書生領

州大郡給二十人小郡減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爲郡城蕩若平地雖則尊京師而抑郡縣爲强幹弱枝之術亦匪得其中道也臣比在滁州值發兵挽漕關城無人守禦止以白直代主開閉城池頹圮鎧仗不完及徙維揚稱爲重鎮乃與滁州無異嘗出鎧甲三十副與巡警使臣彀弩張弓十損四五蓋不敢擅有修治上下因循遂至于此今黃州城雉器甲復不及滁揚萬一水旱爲災盜賊竊發雖思禦備何以枝梧蓋太祖削諸侯跋扈之勢太宗杜僭僞覬望之心不得不爾其如設法救世久則弊生救弊之道在乎從宜疾若轉規固不可膠柱而鼓瑟也今江淮諸州大患有三城

池隍圮一也兵仗不完二也軍不服習三也濮賊之興慢防可見望陛下特紆宸斷許江淮諸郡酌民戶衆寡城池大小並置守捉軍士多不過五百人閲習弓劒然後漸葺城壁繕完甲胄則郡國有禦侮之備長吏免剽略之虞矣疏奏上嘉納之宋史王禹偁傳

張藴監淄州兵契丹入寇游騎至淄青間州人將棄城藴拔刀遮止於門力治守備游騎爲之引去宋史張揆傳

蘇軾知定州定州軍政壞弛諸衛卒驕惰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前守不敢誰何軾取貪汙者配隸遠惡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戰法衆皆畏伏然諸校業業不安

有卒史以贓訴其長軾曰此事吾自治則可聽汝告軍中亂矣立決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將吏久廢上下之分軾命舉舊典帥常服出帳中將吏戎服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耻之稱疾不至軾召書吏使爲奏光祖懼而出訖事無一慢者宋史蘇軾傳

李迨調渤海縣尉時州縣團結民兵民起田畝中不閑坐作進退之節或譁不受令迨立賞罰以整齊之朞月皆精練部伍如法部刺史按閱無一人亂行伍者宋史李迨傳

余玠升制置副使言今世冑之彥場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戎即指之爲麤人斥之爲噲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爲一勿

令偏有所重偏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宋史余玠傳

盧庸遷按察轉運使陳便宜曰掌軍之官不宜臨時易代兵家所忌將非其人屢代何益金史盧庸傳

高睿除江東道提刑按察使部內草竊陸梁聲言圍宣城郡將怯懦城門不開睿召責之曰寇勢方熾官先示弱民何所憑卽命密治兵衛而洞開城門聽民出入自便旣而寇以有備不敢進遂討平之元史高智耀傳

朶爾直班爲陝西行臺御史大夫督軍復商州募民爲兵出庫所藏銀爲大錢射而中的者賞之由是人皆爲精兵金商義兵以獸皮爲矢房狀如瓠號毛葫蘆軍甚精銳列其功以聞

賜勅書褒獎之由是其軍遂盛元史朶爾直班傳

慎武事

朱祐爲建義大將軍祐將兵率衆多受降以克定城邑爲本不存首級之功又禁制士卒不得虜掠百姓後漢書朱祐傳

鄧惲建武三年積弩將軍傅俊東徇揚州俊素聞惲名廼禮請之上爲將兵長史授以軍政惲廼誓衆曰無掩人不備窮人屈厄不得斷人支體裸人形骸放淫婦女俊軍士猶發冢陳尸掠奪百姓惲諫俊曰昔文王不忍露白骨武王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故能獲天地之應剋商如林之旅將軍如何不師法文王而犯逆天地之禁多傷人害物虐及枯尸取辱神

明令不謝天改政無以全命願將軍親率士卒收傷葬死哭所殘暴以明非將軍本意也從之百姓悅服所向皆下後漢書郅惲傳

王基遷鎮南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諸葛誕反基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吳來救誕大將軍司馬文王分部圍守壽春既拔文王欲遣諸將輕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釁有蕩覆吳之勢基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城既不拔而衆死者太半姜維因洮上之利輕兵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邽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新敗於外又內患未彌是其脩備設

慮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志今俘馘十萬罪人斯得自歷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克袁紹於官渡自以所獲已多不復追奔懼挫威也文王乃止魏志王基傳

李繼昌進西京左藏庫使王均亂蜀受詔進討均脫走繼昌入城嚴戒部下無擾民者獲婦女童幼置空寺中俟事平遣還其家宋史李崇矩傳

張齊賢爲江南西路轉運副使改右補闕加正使初李氏據有江南民戶稅錢三千已上者戶出丁一人黥面自備器甲輸官庫出即給之日支糧二升名爲義軍既內附皆放歸農至是言者以爲此輩久在行伍不樂耕農乞遣使選充軍伍并

其家屬送闕下齊賢上言江南義軍例皆良民横遭黥面無所逃避克復之後便放歸農久被皇風並皆樂業若逐戸搜索不無驚擾法貴有常政尚清淨前敕既放營農不若且仍舊貫宋史張齊賢傳

赤盞暉授洺州刺史攻河間克之加桂州管內觀察使因留撫河間時居民皆爲軍士所掠老幼存者亾幾暉下令軍中聽贖還之未幾皆按堵如故金史赤盞暉傳

大臭爲河間路都統已克河間閣母怒其不早降因縱軍大掠臭諫止之已掠者官爲贖還金史大臭傳

納合蒲剌都爲平西軍節度使上言古者一人從軍七家奉之

與十萬之師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今籍諸道民爲兵者十之七八奉之者纔二三民安得不困夫兵貴精不在衆寡擇勇敢謀略者爲兵脆懦之徒使歸農畝是亦紓民之一端也金史納合蒲剌都傳

高昌福辟元帥府令史宗弼復河南元帥府治汴人有疑似被獲皆目爲宋諜者即殺之昌福讞得其實釋去者甚衆金史高昌福傳

伯顏進金紫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出鎮和林宗王明理鐵木兒挾海都叛伯顏討之大破之俘其餘衆以歸諸將言古禮兵勝必禡旗于所征之地欲用囚虜爲牲伯顏不可衆皆歎

服（元史伯顏傳）

張榮知濟南府事朝廷議取汴榮請先六軍淸蹕道軍至河上奪戰船破張盤二山寨俘獲萬餘大將阿术魯恐生變欲盡殺之榮力爭而止汴梁下從阿术魯爲先鋒攻睢陽議欲殺俘虜烹其油以灌城又力止之（元史張榮傳）

撫將士

竇嬰爲詹事病免孝景三年吳楚反上拜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竇嬰乃言袁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爲用金無入家者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爲魏其侯（史記魏其武安侯傳）

衛青為車騎將軍擊匈奴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為長平侯益封青三千戶拜為大將軍天子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六千戶而封青子伉為宜春侯青子不疑為陰安侯青子登為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為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傅校獲王以千五百戶封敖為合騎侯都尉韓說從大將軍出窳渾至匈奴

右賢王庭爲麾下搏戰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說爲龍額侯騎將軍公孫賀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賀爲南窌侯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以千六百戶封蔡爲樂安侯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爲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爲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爲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有功賜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 史記衛將軍驃騎傳

王霸爲軍正霸善撫士卒死者脫衣以斂之傷者躬親以養之 後漢書王霸傳

段熲爲護羌校尉破西羌擊先零東羌拜破羌將軍東羌悉平

頻行軍仁愛士卒疾病者親自瞻省手爲裹創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爲死戰 後漢書段熲傳

孫禮爲揚州刺史加伏波將軍吳大將全琮帥數萬衆來侵寇時州兵休使在者無幾禮躬勒衛兵禦之戰於芍陂自旦及暮將士死傷過半禮犯蹈白刃馬被數創手秉枹鼓奮不顧身賊衆乃退詔書慰勞賜絹七百匹禮爲死事者設祀哭臨哀號發心皆以絹付亾者家無以入身 魏志孫禮傳

劉宏爲鎮南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宏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歎聲甚苦遂呼省之兵年過六十羸疾無襦宏愍之乃謫罰主者遂給韋袍複帽轉以相付 晉書劉宏傳

張纂爲高祖行臺右丞從征玉璧大軍將還山東行達晉州忽值寒雨士卒饑凍至有死者州以邊禁不聽入城於是纂爲別使遇見輒令開門內之分寄民家給其火食多所全濟北齊書張纂傳

李遷哲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除直州刺史討信州蠻酋破之留鎭白帝信州先無倉儲軍糧匱乏遷哲乃收葛根造粉兼米以給之遷哲亦自取供食時有異膳卽分賜兵士有疾患者又親加醫藥以此軍中感之人思效命北史李遷哲傳

柳公綽拜御史中丞爲鄂州刺史鄂岳觀察使吳元濟據蔡州

叛王師討伐詔公綽以兵隸李聽赴行營公綽選卒六千屬聽鄂軍既在行營公綽時令左右省問其家如疾病養生送死必厚廩給之行卒相感曰中丞爲我輩知家事何以報効故鄂人戰每尅捷舊唐書柳公綽傳

元結攝監察御史爲山南西道參謀[illegible]戰死露胔於泌南名曰哀邱進水部員外郎參山南東道來瑱府時有父母隨子在軍者結說瑱曰孝而仁者可與言忠信而勇者可以全義渠有責其忠信義勇而不勸之孝慈邪將士父母宜給以衣食則義有所存矣瑱納之新唐書元結傳

馬燧遷河東節度留後進節度使遷檢校兵部尚書田悅圍邢

州攻臨洺燧進軍臨洺悅悉軍戰燧士皆決死悅大敗以功遷尚書右僕射初將戰燧約衆勝則以家貲賞至是殫私財賜麾下德宗嘉之詔出度支錢五千萬償其財新唐書馬燧傳

朱忠亮授涇原四鎮節度使吏白耄卒不任戰者可罷答曰古於老馬不棄況戰士乎聞者莫不感奮新唐書朱忠亮傳

劉昌授四鎮北廷行營兼涇原節度城平涼平涼當刦盟後將士骸骨不藏昌始命瘞之夕夢若謂昌厚謝者昌具以聞德宗下詔哀痛出衣數百稱官爲賽具斂以棺櫝分建二冢大將曰旌義冢士曰懷忠冢葬淺水原詔翰林學士爲銘識其所昌盛陳兵衛具牢醴致祭將吏素服臨之邊兵莫不感泣新唐

書劉昌傳

石雄進豐州防禦使武寧李彥佐討劉稹逗留以雄爲晉絳行營諸軍副使助彥佐雄受命即勒兵破賊雄臨財廉每朝廷賜與輒置軍門自取一匹餘悉分士伍繇是衆感發無不奮新唐書石雄傳

王敬蕘梁太祖表敬蕘沿淮指揮使梁兵攻吳龐師古死淸口敗兵亾歸過潁大雪士卒饑凍敬蕘乃沿淮積薪爲燎作糜粥餔之亾卒多賴以全活五代史王敬蕘傳

石保興知威虜軍會夏人入鈔保興發官帑錢數萬緡分給戰士主者固執不可保興曰城危如此安暇中覆事定覆而不

允願以家財償之夏人退驛置以聞真宗貸而不問宋史石守信傳

李崇矩爲邕貴潯賓橫欽六州都巡檢使未幾移瓊崖儋萬四州都巡檢使麾下軍士感悼於行崇矩盡出器皿金帛凡直數百萬悉分給之衆乃感悅宋史李崇矩傳

袁繼忠遷判四方館事領播州刺史護屯兵大將李繼隆以易州靜塞騎兵尤驍果取隸麾下畜其妻子城中繼忠言於繼隆曰此精卒止可守城萬一敵至城中誰與捍者繼隆不從既而契丹入寇城陷卒妻子皆爲所俘繼隆懼此卒怨已欲分隸諸軍繼忠曰不可但奏升其軍額優以廩[illegible]可也從之衆皆感悅繼忠因自請以隸麾下會契丹[illegible]大至

靜塞軍擢鋒先入契丹兵大潰淳化初遷引進使護鎮定高陽關兩路屯兵卒繼忠前後賜賚鉅萬計悉以犒賞士卒宋史袁繼忠傳

劉謙授殿前副都指揮使振武軍節度江北屯兵常以八月給冬衣謙上言邊城早寒請給以六月後為例宋史劉謙傳

孫沔知慶州聚戰亾遺骸葬祭之軍中感泣宋史孫沔傳

黃震通判遂州嘗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獨不及軍士謀為變震白主者曰朝廷豈忘東川邪殆詔書稽留爾即開州帑給錢如西川衆乃定明日詔至宋史黃震傳

劉文質知慶州李繼遷入寇文質將出兵而官吏不敢發庫錢

乃以私錢二百萬給軍士皆感奮遂大破賊宋史劉文質傳

沈括知延州以副總管种諤西討擾銀宥功加龍圖閣學士朝拜出宿衛之師來戍賞賚至再而不及鎮兵括以爲衛兵雖重而無蔵不戰者鎮兵也今不均若是且召亂乃藏敕書而矯制賜緡錢數萬以驛聞詔報之曰此右府須行之失非卿察事機必擾軍政宋史沈遘傳

岳飛授少保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樞密副使充萬壽觀使飛行軍卒有疾躬爲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婿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宋史岳飛傳

張綸除江淮制置發運副使綸在江淮見漕卒凍餒道死者衆歎曰此有司之過非所以體上仁也推奉錢市絮襦千數衣不能自存者宋史張綸傳

劉美充閤門祗候護屯兵于漢州歷遷供奉官徙嘉州士卒有病皆給醫藥親候撫循之宋史劉美傳

乃蠻台遷遼陽行省左丞相辭職歸念其軍士貧乏之以麥四百石馬二百疋羊五百頭徧給之元史乃蠻台傳

郝和尚拔都率兵有功拜宣德西京太原平陽延安五路萬戶佩金虎符賜馬六騎金錦弓鐙有差朝定宗於行宮賜銀萬鋌辭以賞過厚臣不應獨受臣得效微勞皆將校協力之功

遂奏將校劉天祿等十一人皆賜之金銀符元史郝和尚拔都傳

王文幹爲行軍萬戶從世祖攻鄂州先登中流矢賜以良馬金帛李璮叛從哈必赤討平之哈必赤論功語以官賞文幹對曰增秩則榮及一身賜金則恩逮麾下迺以白金二千兩器皿百事雜綵數百繼賞之文幹悉頒之軍中元史王珍傳

劉國傑從軍授榮祿大夫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國傑在軍中每以家貲賞將士帝命倍償之進光祿大夫償其賞士金一千九百兩鈔萬五千錠元史劉國傑傳

王克敬除江浙行省左右司都事有吳人從軍征日本陷於倭者至是至中國訴於克敬願還本鄉或恐爲禍階克敬曰豈

有軍士懷恩德來歸而不之納邪脫有釁吾當坐事聞朝廷嘉之元史王克敬傳

馭將士

杜詩爲侍御史安集洛陽時將軍蕭廣放縱兵士暴橫民間百姓惶擾詩勑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狀聞世祖召見賜以棨戟後漢書杜詩傳

張遼爲盪寇將軍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魏志張遼傳

孫堅拜別部司馬邊章韓遂作亂涼州中郎將董卓拒討無功中平三年遣司空張温行車騎將軍西討章等温表請堅與參軍事屯長安温以詔書召卓卓良久乃詣温温責讓卓卓對應不順堅時在坐前耳語謂温曰卓不怖罪而鴟張大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温曰卓素著威名於隴蜀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天兵威震天下何頼於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年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衆二罪也卓受任無功應召稽留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示威者也是以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今明公垂意於

卓不卽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溫不忍發舉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因起出章遂聞大兵向至黨衆離散皆乞降軍還議者以軍未臨敵不斷功賞然聞堅數卓三罪勸溫斬之無不歎息 吳志孫堅傳

一荀晞進位撫軍將軍假節都督靑兗諸軍事從母子求爲將晞距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邪固欲之晞乃以爲督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請救不聽既而素服哭之流涕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荀道將其杖法如此 晉書荀晞傳

一賀若弼開皇九年伐陳弼爲行軍總管軍令嚴肅秋毫不犯有

軍士於民間酤酒者弼立斬之陳將拒戰弼篤厲將士殊死戰遂大破之（隋書賀若弼傳）

郭祖深普通七年改南州津爲南津校尉以祖深爲之加雲騎將軍秩二千石江中嘗有賊祖深自率討之列陣未敢進仍令所親人先登不時進斬之遂大破賊威振遠近長江肅清（南史郭祖深傳）

源懷爲使持節加侍中行臺巡行北邊六鎮恒燕朔三州懷朔鎮將元尼須與懷少舊貪穢狼籍置酒請懷曰命之長短由卿之口豈可不相寬貸懷曰今日之集乃是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鞫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爲使人檢鎮將罪狀之

處尼須揮淚而已無以對之旣而懷表劾尼須北史源賀傳

張鎬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方興軍戎帝以鎬兼河南節度使持節都統淮南等道諸軍事鎬旣發會張巡宋州圍急倍道兼進傳檄濠州刺史閭邱曉引兵出救曉素愎戾馭下少恩好獨任己及鎬信至略無稟命又慮兵敗禍及於己遂逗遛不進鎬至淮口宋州已陷鎬怒曉郎杖殺之舊唐書張鎬傳

段秀實拜涇州刺史馬璘奏加開府儀同三司軍中有能引二十四弓而犯盜者璘欲免之秀實曰將有私愛則法令不一雖韓白復生亦不能爲理璘善其議竟使殺之舊唐書段秀實傳

郗士美拜檢校工部尚書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昭義節度朝廷討王承宗士美遣兵馬使王獻領勁兵一萬爲前鋒獻兇惡恃亂逗撓不進遽令召至數其罪斬之下令曰敢後出者斬士美親鼓之兵旣合而賊軍大敗下三營環栢鄉屢以捷聞上大悅曰吾故知士美能辦吾事于時四面七八鎮兵共十餘萬以環鎮冀未有首功多犯法士美兵士勇敢畏法威聲甚振承宗大懼指期有破亾之勢舊唐書郗士美傳

馬璘檢校工部尚書北庭行營邠寧節度使元日有卒犯盜或曰宜赦璘曰赦之則人將伺其日爲盜遂戮之新唐書馬璘傳

李晟授御史大夫帝出奉天狩梁州晟進京畿渭北鄜坊商華

兵馬副元帥會諸將破朱泚餘黨悉降分慰居人秋毫無所擾別將高明曜取賊妓一司馬伷取賊馬二卽斬以徇 新唐書李晟傳

陽惠元隸神策爲京西兵馬使鎭奉天德宗初立稍纒諸節度跋扈者於是李正已屯曹州田悅壻河上兵河南大擾詔移兵萬二千戍關東帝御望春樓誓師因勞遣諸將酒至神策將士不敢飲帝問故惠元曰初發奉天臣之帥張巨濟與衆約是役也不立功毋飲酒臣不敢食其言旣行有饋於道惟惠元軍缾罍不發帝咨歎不已璽書慰勞俄以兵三千會諸將擊田悅戰御河奪三橋惠元功多 新唐書陽惠元傳

柳公綽拜京兆尹方赴府有神策校乘馬不避者即時搒死帝怒其專殺公綽曰此非獨試臣乃輕陛下法帝曰既死不以聞可乎公綽曰臣不當奏在市死職金吾在坊死職左右巡使帝乃解 新唐書柳公綽傳

高崇文遷長武城都知兵馬使劉闢反詔檢校工部尚書左神策行營節度使俾統左右神策麟游奉天諸屯兵討闢過興元士有折逆旅匕箸者即斬以徇 新唐書高崇文傳

王逢爲諸衛將軍從劉沔石雄破回鶻於天德有士二千人夫嘗戰欲自常賜逢不與或爲請之答曰士奮死取賞若無功而賞何哉 新唐書王沛傳

王克臣通判壽州鼓角卒夜入州廨擊郡將既就擒而監兵使所部被甲操刃立庭中官吏駭觀克臣徐言曰此不過爲盜耳立遣甲者去戒兇卒勿妄引他人衆讙服是日天貺節率掾屬朝謁如常儀人賴以安宋史王審琦傳

曹瑋知天雄軍天雄卒有犯盜者衆謂獄具必殺之瑋乃處以常法人或以爲疑瑋笑曰臨邊對敵斬不用命者所以令衆吾非好殺也治內郡安事此乎宋史曹彬傳

崔翰進端州團練使從征太原命總侍衛馬步諸軍太原平北伐班師至金臺驛大軍南向而潰上令翰率衛兵千餘止之翰請單騎往至則諭以師律衆徐以定不戮一人既復命上

喜（宋史崔翰傳）

張錫劉君鐸任棣州刺史辟爲軍事判官棣爲鄆之屬郡郡有麴務鄆以牙將主之頗横恣民有犯麴三斤牙將欲寘於死君鐸力不能救旣而牙將盜麥百斛私造麴事覺錫判曰麴犯三斤求生不克麥盜百斛免死誠難時郡吏以使府牙將乞免錫不允固寘於法（宋史張錫傳）

呂餘慶拜參知政事蜀平命知成都府時盜賊四起軍士恃功驕恣大將王全斌等不能戢下一日藥市始集街吏馳報有軍校被酒持刃奪賈人物餘慶立捕斬之以徇軍中畏伏民用按堵（宋史呂餘慶傳）

馬知節知定遠軍時部民入保避寇卒有盜婦女首飾者護軍止笞遣之知節曰民避外患而來反罹內寇此而可恕何以肅下即命斬之宋史馬全義傳

高瓊為并州馬步軍都部署戍兵有以廪食陳腐譁言者瓊知之一日出巡諸營士卒方聚食因取其飯自啖之謂眾曰今邊鄙無警爾等坐飽甘豐宜知幸也眾言遂息宋史高瓊傳

張詠知益州李順構亂王繼恩上官正總兵攻討頓師不進詠以言激正勉其親行仍盛為供帳餞之酒酣舉爵屬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無以塞責此行當直抵寇壘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即此地還為爾死所矣正由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

宋史張詠傳

王洙知襄州會貝卒叛州郡皆恟恟襄佐史請罷教閱士不聽又請毋給真兵洙曰此正使人不安也命給庫兵教閱如常日人無敢譁者 宋史王洙傳

李及遷太常少卿知秦州議者以及謹厚非守邊才及至秦州州將吏亦頗易之會有禁卒白晝攫婦人金釵於市吏執以來及方坐觀書召之使前略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亟命斬之觀書如故於是將士皆驚服 宋史李及傳

徐的擢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安化州蠻攻殺將吏所部卒畏誅謀欲叛的馳騎至宜州慰曉之曰爾曹亾懼能出力討賊猶可

立功以自贖若朝叛則夕死非計也衆皆斂手聽命奏復澄海忠敢軍後皆獲其用宋史徐的傳

何中立知慶州戍卒有告大校受賕者中立曰是必挾他怨也鞭卒竄之或曰貸姦可乎中立曰部曲得持短長以制其上則人不自安矣宋史何中立傳

范正辭知饒州會詔令料州兵送京師有王興者懷土憚行以刃故傷其足正辭斬之興妻詣登聞上訴太宗召見正辭廷辨其事正辭曰東南諸郡饒實繁盛人心易動興敢扇搖苟失控馭則臣無待罪之地矣上壯其敢斷特遷膳部員外郎充江南轉運副使賜錢五十萬宋史范正辭傳

王濟通判鎮州戍卒頗恣暴不法夜或焚民舍爲盜一夕報有火濟部壯士數十潛往偵伺果得數輩并所盜物即斬之馳奏其事太宗大悦都校孫進使酒無賴毆折人齒濟不俟奏杖脊送闕下繇是軍城畏肅宋史王濟傳

呂公弼知成都府其治尚寛人疑少威斷營卒犯法當杖扞不受曰寧以劒死公弼曰杖者國法劒汝自請杖而後斬之軍府肅然宋史呂夷簡傳

文彥博知益州嘗擊毬鈐轄廨聞外喧甚乃卒長杖一卒不伏呼入問狀令引出與杖又不受復呼入斬之竟毬乃歸宋史文彥博傳

趙抃通判泗州濠守給士卒稟賜不如法聲欲變守懼日未入輒閉門不出轉運使檄抃攝治之抃至從容如平時州以無事宋史趙抃傳

歐陽脩知制誥會保州兵亂以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賊平兵之始亂也招以不死旣而皆殺之脅從二千人分隸諸郡富弼爲宣撫使恐後生變將使同日誅之與脩遇於內黃夜半屏人告之故脩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況脅從乎旣非朝命脫一郡不從爲變不細弼悟而止宋史歐陽修傳

康德輿知趙州有告雲冀卒謀以上元夜刼庫兵爲亂德輿會賓屬燕飲自若陰遣人捕首謀誅之宋史康德輿傳

竇卞知深州時發六州卒築武彊陳卒脅主者詈之不服卞曰廂兵犯將校法不至重然與役聚工不可拘以常法命斬之以聞有詔嘉奬宋史竇卞傳

种師道知渭州詔帥陝西河東七路兵征臧底城期以旬日必克旣薄城下敵守備甚固官軍少怠列校有據胡床自休者立斬之屍于軍門令曰今日城不下視此衆股栗譟而登城城卽潰時兵至纔八日宋史种世衡傳

蘇軾知密州有盜竊發安撫司遣二班使臣領悍卒來捕卒凶暴恣行至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鬭殺人且畏罪驚潰將爲亂民奔訴軾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散卒聞之少安徐

使人招出戮之 宋史蘇軾傳

孫覽知尉氏縣有屯將遇不虐士卒謀因大閱殺之以叛覽聞之馳往士猶群語不顧覽呼諭之曰將誠無狀然天子何負汝輩乃欲致族滅邪皆感謝去就列屯將徐至覽命吏趣具奏衆意遂安知渭州夏人入邊檄大將苗履禦之履稱疾移告立按正其罪竄諸房陵轅門肅然 宋史孫覽傳

陳師錫遷工部員外郎加祕閣校理提點開封縣鎮畿內將官苛慘失士心方大閱羣卒讙譟將吏莫知所爲師錫馳至軍推首惡者致諸法按閱如初而劾斥其將縣人歎服 宋史陳師錫傳

岳飛授少保河南北諸路招討使駐郾城兀朮合龍虎大王蓋

天大王與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鏖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折屋餓死不鹵掠宋史岳飛傳

趙葵京湖制置使方之子金人犯蘄州葵與兄范攻唐鄧方命之曰不克敵無相見也金將出戰葵帥精騎赴敵大捷宋史趙葵傳

趙尚寬知同朔二州河中府神勇卒苦大校貪虐刊匿名書告變尚寬命焚之曰妄言耳衆乃安已而奏黜校分士卒隸他營宋史趙尚寬傳

程顥遷書鎮寧軍判官程昉治河取澶卒八百而虐用之衆逃歸羣僚畏昉欲勿納顥曰彼逃死自歸弗納必亂若昉怒吾自任之即親往啟門拊勞約少休三日復役衆讙踊而入具以事上得不遣宋史程顥傳

伯顏進金紫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出鎮和林宗王明理鐵木兒挾海都叛伯顏討之相值于阿撒忽禿嶺矢下如雨衆軍莫敢登伯顏令之曰汝寒君衣之汝飢君食之政欲効力於此時爾於此不勉將何以報麾諸軍進後者斬伯顏先登陷陣諸軍望風爭奮大破之元史伯顏傳

阿朮拜中書左丞相駐兵瓜洲宋朱煥以揚州降泰州守將孫

真臣降揚泰既下阿术申嚴士卒禁暴掠有武衛軍校掠民一馬即斬以徇元史阿术傳

來阿八赤授通奉大夫益都等路宣慰使都元帥發兵萬人開運河阿八赤往來督視寒暑不輟有兩卒自傷其手以示不可用阿八赤檄樞密并行省奏聞斬之以懲不律元史來阿八赤傳

張宏範授蒙古漢軍都元帥南征以弟宏正為先鋒戒之曰選汝驍勇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私撓公勉之宏正所向克捷元史張宏範傳

崔斌守東平大兵東征道壽張卒有撤民席投其赤子於地以死訴於斌斌馳謂主將曰未至敵境而先殺吾民國有常刑

汝亦當坐於是下其卒于獄自是莫敢犯元史崔斌傳

張珪拜昭勇大將軍管軍萬戸鎭建康太平宣徽羣盜起行省檄珪討之士卒數爲賊所敗卒有殺民家豕而并傷其主者珪曰此軍之所以敗也斬其卒悉平諸盜元史張珪傳

廿二史言行略卷四十一終

廿二史言行略卷四十二

長洲過元旼輯

愛物門

戒殺

何允講經論學常禁殺初允侈於味食必方丈周顒與允書勸令食菜曰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逾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一往一來生死常事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及丈人於血氣之類雖不身踐至於晨鳧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手猶爲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啟鑾

刀寧復慈心所忍驅虞雖饑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者豈不使人多媿丈人得此有素聊復片言發起耳故允末年遂絕血味南史何何之傳

虞愿爲晉安太守郡舊出髯蛇膽可爲藥有遺愿蛇者愿不忍殺放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蛇還牀下復送四十里山經宿復歸論者以爲仁心所致南史虞愿傳

陸子彰除中書監子彰會嬰重病藥中須桑螵蛸子彰不忍害物遂不服焉其仁如此北史陸俟傳

全生

孔愉除駙馬都尉參丞相軍事封餘不亭侯愉嘗行經餘不亭

見籠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晉書孔愉傳

毛寶監揚州之江西諸軍事豫州刺史將軍守邾城石季龍遣其子鑒來寇城陷寶率左右突圍出赴江死者六千人寶溺死初寶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諸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被鎧持刀自投於水中如覺墮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晉書毛寶傳

幸靈父母嘗使守稻羣牛食之靈見而不驅待牛去乃往理其

殘亂者其父母見而怒之靈曰夫萬物生天地之間各欲得食牛方食奈何驅之其父愈怒曰卽如汝言復用理壞者何爲靈曰此稻又欲得終其性牛自犯之靈可以不收乎晉書幸靈傳

孫法宗每麏鹿觸網必解放之償以錢物南史孫法宗傳

江泌衣弊蝨多綿裹置壁上恐蝨飢死乃復置衣中數日間終身無復蝨南史江泌傳

孔祐隱於四明山嘗有鹿中箭來投祐祐爲之養創愈然後去南史杜京產傳

裴安祖嘗天熱舍於樹下有鷙鳥逐雉雉急投之遂觸樹而死

安祖愍之乃取置陰地徐徐護視良久得蘇喜而放之後夜忽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著繡衣曲領向安祖再拜安祖怪問之此人云感君前日見放故來謝德聞者異焉北史裴駿傳

乞伏慧領潭桂二州總管三十一州諸軍事曾見人以簺捕魚者出絹買而放之其仁心如此北史乞伏慧傳

張元村陌有狗子爲人所棄者元卽收而養之其叔父怒曰何用此爲將欲更棄之元對曰有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若天生天殺自然之理今爲人所棄而死非其道也若見而不收養無仁心也是以收而養之叔父感其言遂許焉未幾乃有狗母銜一死兔至元前而去北史張元傳

趙善應官修武郎江西兵馬都監善應夏不去草冬不破壤懼百蟲之遊且蟄者失其所也宋史趙汝愚傳

高頔拜左補闕所乘馬老以糜飼之宋史高頔傳

廿二史言行略卷四十二終